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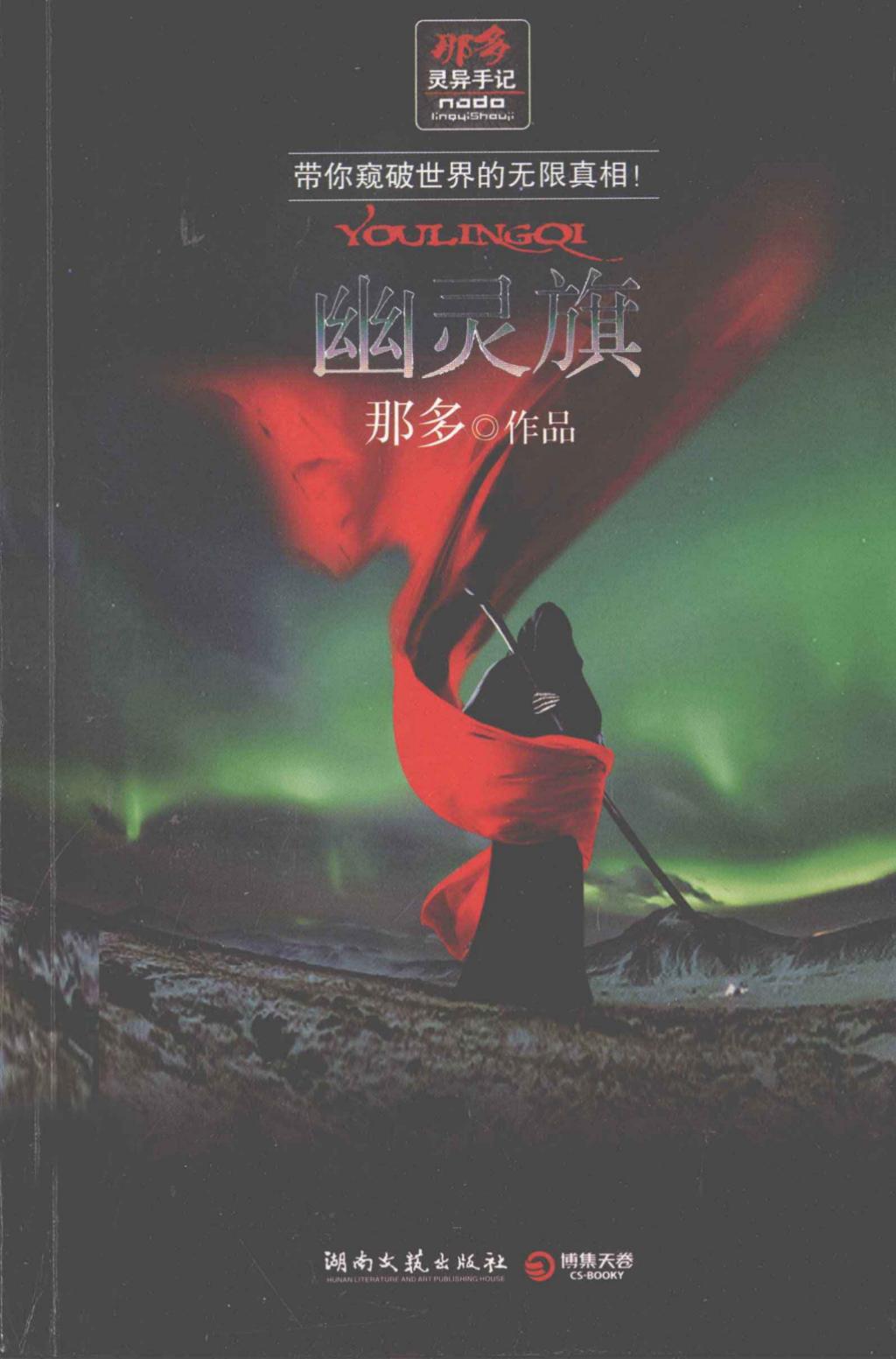
那多
灵异手记
nado
LingyiShouji

带你窥破世界的无限真相！

YUULINGQI

幽灵旗

那多◎作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·BOOKY



带你窥破世界的无限真相！

YOLINGQI
幽灵旗
那多◎作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幽灵旗 / 那多著 . —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1. 6
ISBN 978-7-5404-4892-9

I. ①幽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7970 号

上架建议：文学 · 悬疑推理

幽灵旗

作 者：那 多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：蔡明菲

策划编辑：柳 易

文案编辑：郜晓文

版式设计：利 锐

封面设计：荆棘设计·张 雪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：150 千字

印 张：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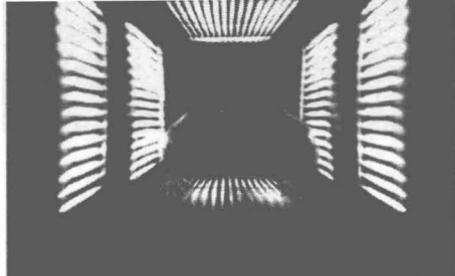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4892-9

定 价：2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

系列人物档案

《幽灵旗》

那多（男一号）

晨星报社记者，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，以及记者的身份，使他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。平心而论，称他为冒险家比记者更加合适。

梁应物（男二号）

那多的好友，双重身份。表面是某大学的教师，事实上是位具有哈佛生命科学博士与斯坦福核子物理硕士学位，为神秘机构X工作的研究员。为人严肃而极具理性精神，尽管是那多的好友，却从不因公废私。

何夕（《亡者永生》）

兼具美貌与智慧的荷兰籍华人，范氏病毒的权威研究人员。在《亡者永生》里，她被病毒感染，体内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太岁。那多深爱着的女人。

路云（《凶心人》）

在《凶心人》中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登场，实为中国神秘幻术一脉的当代传承者。幻术大成之后，她具有惊人的美貌，但这份美貌的真实成分有多少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

水笙（《变形人》）

听起来像是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名字，其实却暗示了其非同一般的身份。在《变形人》里，为了爱情，他忍受了数十年痛苦的陆上生活，最终如愿以偿转变成人类，和苏迎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苏迎（《变形人》）

与她接触越多，谜团越多的女子，到底是她精神分裂，还是其言确有其事？

叶瞳（《坏种子》）

某机关报社的美女记者，具有比那多更强烈的好奇心，这让她往往会对一些事情作出过于夸张的猜想。其出身颇为神秘，在《坏种子》的故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。

夏侯婴（《幽灵旗》）

三国时代夏侯家族的后裔，懂得曹操墓中暗示符。在《幽灵旗》中曾被暗世界的D爵士邀请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非常人类的聚会（即非人协会），在那里遇到了已经中了暗示的那多，并成功将其救治。在《暗影38万》中受到海盗王之子郑余的邀请上界岛基地，为那些具有意念移物这项超能力的人做自信的心理暗示。

卫先（《幽灵旗》）

出身盗墓世家，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。在《幽灵旗》中，为夺“天下第一”的称号不惜铤而走险，最终死于曹操墓中的暗示里。

卫后（《神的密码》）

出身盗墓世家，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，卫先的胞弟。被称为“盗墓之王”卫不回之后年轻一代中最具才华天分的盗墓者。

六耳（《返祖》）

原名游宏，同那多一起游玩于福建顺昌时被导游起名“六耳猕猴”。机缘之下，出现返祖现象，全身长毛，毛发可随心所欲地变幻出各种形态，有如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。

X机构

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属于官方的庞大地下机构，专门调查和研究一切大众认知以外的事件。其成员大多是一流的科技精英，也集中了一些传承古老中国的神秘势力。总之，关于这个机构，我们不了解的永远比了解得多。

注：人物后面的作品名为该人物首次出场亮相的作品。



目 录
《幽灵旗》
CONTENTS

楔子_001
第一章——六十七年前的照片_003
第二章——扛旗子的四兄弟_021
第三章——深藏在地下的秘密_051
第四章——盗墓之王_077
第五章——孙辉祖的白骨_099
第六章——噩梦开始_125
第七章——死亡诅咒_147
第八章——暗世界的聚会_171
第九章——“第三只眼”的秘密_191
尾声_213



楔 子

当年日寇滥炸后仅存的完整建筑物 如今却要被毁

在闸北区恒丰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弄口，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层楼房子。据《闸北区志》记载，这个“三层楼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。1937年，日寇对苏州河北狂轰滥炸后，闸北成了一片废墟，仅剩下的一处完整建筑物，便是这个“三层楼”。如今，因为旧区改造，作为重要历史见证的“三层楼”，就要被拆除了。有识之士提出，“三层楼”不该拆，应当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遗迹的角度加以保护。

记者昨天来到“三层楼”采访，巧的是，天目西路街道“三

层楼居委会”的办公室，就在“三层楼”里。居委会主任周玉兰介绍说，“三层楼”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4个有钱人合伙建造的，当时共有4幢。之所以在日本人轰炸下“幸免于难”，据说是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。以后，幸存的房子成了这里最显眼的建筑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闸北境内最高的建筑。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“三层楼”，连“三层楼居委会”也因此而得名。

由于恒丰路拓宽和旧区改造，此前已经有两幢“三层楼”被拆除，剩下的两幢现在也“岌岌可危”，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围。眼看这一历史遗迹就要“销声匿迹”，闸北区政协委员吴大齐等心急如焚，提交提案反对拆除“三层楼”，他认为，尽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“三层楼”没有保护建筑的名分，但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，这样的遗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见，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下来，将其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教育后人勿忘国耻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。周玉兰也觉得拆除“三层楼”实在可惜，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虽然盼望改善住房条件，但他们也认为“三层楼”应该得到保护。

《新民晚报》2004.6.9

第一章
六十七年前的照片

Chapter I



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，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来看了一遍。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，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，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，叫漏稿，责任可大可小，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，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，当然沾沾自喜一番，奖励嘛，一些铜钱而已，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。重罚轻奖，皆是如此。

所以开会前一小时，我把《新闻晨报》、《青

年报》、《东方早报》、《解放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扫了一遍，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。

这则新闻我们漏了。

不过在我看来，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，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，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，是他们记者自己发现的稿，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？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，但小兵如我们，还是觉得，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……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，那别家报社就不是都不用活了？而且《新民晚报》是每日上午截稿，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，本来就有先天优势，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。

再说，评评报而已，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？

所以，评报时轮到我说话，我只以一句：“今天《新民晚报》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，我们要是以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，报纸会更好看。”轻轻掠过，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。

可是头头自有头头的想法。如果是新来的头头，想法就特别多。

评报会开完，蓝头让我留下。

蓝头姓蓝，是新来的头，所以叫蓝头。职务是副总编。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，于是我们分管业务变成了两个副总，职务



重叠，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高层的权力纠纷。

蓝头新来很卖力，磨刀霍霍，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了，被他叫住，让俺满心的不爽，不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，功名赫赫，听得见得多了，心一横，谁怕谁。

话是这样说，好像心还有点慌，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而已。

“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。”蓝头满脸笑容。

我看着他点了点头，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，好像我是领导似的。

“别人有独家稿不怕，但我们得跟上，有时候，先把新闻做出来的，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。”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。

原来他想让我去做一个深入调查，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，扩大影响，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，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下来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是件“功德无量的事，同时也展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，最重要的是，也展现了我们《晨星报》的力量”。有句话我知道他没说出来：“这也展现了我蓝头的英明领导。”

“我虽然刚来不久，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，你是《晨星报》的骨干，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。”他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拍胸脯保证，心里暗笑，看看，这蓝头还知

道哪些人能动，哪些人不能动，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？

深入报道是件细活，我打了个电话，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，而明天上午，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图书馆。如果那大楼真如《新民晚报》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，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。要想把大楼保下来，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性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。再说，引用一下资料，我的稿子也好写。

第二天一早九点，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。我是那里的熟客，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，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开放的文献资料，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都认识，最关键的是，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。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，但许多时候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。

也巧，刚走进上图的底楼大堂，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。

我把他叫住，然后递了根“中华”过去。我不怎么抽，但好烟是一直带着的。

“算了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，说吧，这次又要查什么？”赵维推开烟，很上路地说。

“呵呵，还是你了解我。”我笑着把烟收回去。

“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？”

我把事情一说，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，扔下一句“在那儿等着”就走了。



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，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。

《上海老建筑图册》。

“八七年出的书，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，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。”赵维说着翻到其中一页。

“看，这就是那四幢楼，当时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，珍贵的照片，文字资料也挺多的，你慢慢看，要扫照片的话去办公室，反正那里你也熟，我还有事，不陪你了。”

“你忙你忙。”我嘴里说着，眼睛却紧紧盯在这页的照片上，一瞬间的惊诧，让我甚至忘记对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。

那简直是一个奇迹，这张照片所呈现的，是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奇迹。

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，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，还是一天、两天？不可能更长的时间了，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，四处是废墟和浓烟，见不到一个人。

当年日军轰炸过后，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，但在这张照片里，残屋碎瓦间，却突兀地耸立着四幢毫发未损的建筑。

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，取的是远景。遥遥望去，四

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，分外显眼。

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，当年日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，这片街区张开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听说过的能量防护罩，所以毫发无伤，否则，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，所谓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？

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，真有保护罩的话，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，就只留了这四幢楼在？可是，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，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。

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，发现其他建筑取的都是近景，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，只有这张照片取的是远景，而且占了一整页。我翻到后一页，果然，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，以及文字资料。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，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。

我翻回前页，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，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，每幢大楼都相隔了一段距离，最前面两幢，后面一幢，再后面一幢。

我总觉得这排列有问题，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绍，果然看到这一段。

“当时孙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，以孙家长兄的大楼为中心，其他三幢大楼呈品字形围在周围，每幢大楼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百米。”



我翻回去一对照，果然是品字形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。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区，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？

不对，不是一片盲区，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！

见鬼了，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，都不能保证精确到这种程度，当年的日本鬼子，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，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，这样漂亮啊。

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，和报道里基本一致：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，日本飞行员看到了，就没炸。

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，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，眼前就是个例子。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，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。

只是不论我如何地思索，疑点越来越多，答案却想不出一个。

首先，那是什么国旗；其次，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，多少面旗，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，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？

即便以上都成立，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？就算注意到了，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，日本人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，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子就放过这四幢